



心香一瓣

虽未亲睹朱自清笔下荷的绰约风姿与花的万种风情,但命运何其慷慨:荷花的幽香、荷叶的清气、满塘的芳泽,已从另一维度予我丰厚馈赠。

香溢荷塘

□张长霖

夏夜,我踱入公园深处纳凉。一湖荷叶重重叠叠,荷花亭亭,头顶冰轮悬垂,月色如薄纱轻笼——此景倏然将我引至朱自清先生笔下的《荷塘月色》。仿佛冥冥牵引,我竟不由得加快脚步,急切欲亲身踏足那片曾辉映于文字中的绝境。

沿塘一条曲折小径,夜色沉郁。塘色昏昧,月色亦昏昧,距十五圆月尚欠几夕。天心吝惜清辉,吝惜洒向人间。塘中之物自然混沌莫辨,恍如浓墨泼染。

水面黝黑似深潭,黑得不见其底。幸而远处路灯光影微末,竟悄然点活了这死寂幽潭。起初,光点如萤火跃动,接着又似迷离幽灵,撩拨人心。尤其当微风徐起,满塘荷梗轻轻摇曳,硕叶翻转,将水面揉碎成万千粼粼碎银,竟恍若无数少女清澈眼眸,于暗处向我悄然眨动。然而昏昧中,它们当真看得清远道寻访月色的来客?或许只是好奇窥探共处一池绿裳伙伴的夜话;又更似在无边寂静里,与出尘不染的仙子们俯首私语,共沐这渺茫月光。

塘边孤影独徘徊,在这喧嚣都市深处,我忽如置身异境。周遭沉寂令人悚然,黑暗似要吞没一切,唯有微风拂过荷塘的簌簌声响,绷紧神经。幸好,风中送来一丝异香——此乃别处绝无的荷香,悄然抚慰心神。我屏息凝神,沉入暗夜深处捕捉:一缕缕幽香悄然袭来,竟隐隐透出米粒的清甜与温润,非如此沉心静气,万难察觉这塘之魂魄。生平首遇这奇香,莫非传说中凌波仙子的气息?谁说荷花无香,“荷香销晚夏”一句似早已道破天机。此刻,虽目力难及满池芳菲,然暗香浮动处,已让我望见:红粉黄白争艳,单瓣重瓣竞妍,或盛放灼灼,或含羞欲语,或捧出青莲……月色朦胧,反而为想象铺开了无限疆域,远胜白昼直露的光景。清芬阵阵如甘霖洒落,将我兴奋的心绪轻轻按回原处。

忽见不远处一束微光摇晃,定睛望去,原是一位中年汉子躬身专注,在浅水处捕捞鱼虾。良久,他低呼一声:“有了!”声音里漾开喜悦,不知是报人还是自喜。手中网兜定有收获。此刻我心中自问:他涉水而来,难道不为这荷塘月色?

为寻觅那经典月色,我今夕亲近荷塘。虽未亲睹朱自清笔下荷的绰约风姿与花的万种风情,但命运何其慷慨:荷花的幽香、荷叶的清气、满塘的芳泽,已从另一维度予我丰厚馈赠。那至美境界,原不必尽在眼底——它已沉入心底,在想象里弥散开来,如莲蓬初绽时无声的甜息,久久缠绕于舌尖之上。

生活滋味

马儿菜

□张汉林

每当进入夏季伏天,父母总要做三件事:一是把箱子里、柜子里的过冬衣服抱出来晒在炽热的太阳下,叫“曝伏”;二是做一缸土酱;三是焯一大锅马儿菜。马儿菜因其叶如马齿,性滑似苋而得名马齿苋。

马儿菜叶绿茎红花黄籽黑,如果把它移栽在花盆里就是像模像样的盆栽,很漂亮,一点不输太阳花。马儿菜生命力极强,一般野菜野草被锄去或用药水打一遍就枯了,可马儿菜枯不了。即使被连根翻起,扔在路边田旁,暴露在太阳下,垂眉耷耳地躺在那儿。过了一夜还会像“还魂草”一样又起死回生,顽强地抬起头,侧着身子爬起来。只要有阳光、有雨露,根上有泥土,它就会继续生长。

家乡至今还有大伏天焯马儿菜的习惯。从地里拣嫩马儿菜挑回,焯水晒干,把晒干后发黑的马儿菜储存起来,留到过年制作安乐菜或包包子。大年三十晚上,有一道菜

叫“安乐菜”,又叫“十香菜”,也叫十样菜。把浸泡过的马儿菜与炒过或开水烫过的卜贝丝、花生米、青黄豆、青大蒜、水芹、胡萝卜丝、木耳、豇豆角干等十样蔬菜拌在一起,然后浇上酱油、醋、白糖、麻油,就成了安乐菜,下饭又下酒。过年吃安乐菜,预示来年平安、快乐。这和南京人过年吃的什锦菜差不多,什锦菜也是用青大蒜、黄豆芽、藕片、黄花菜、香菇、冬笋、木耳、花生米等数种素菜油炒而成,也是十样菜,象征十全十美。《西游记》第七十九回比丘国国王宴请南极老人与唐僧师徒四人,写到了“十香菜”,其中有蘑菇、木耳、嫩笋、黄精等十样素菜。中国人看重“十”字,喜欢“十”字,十全十美嘛。

除了凉拌安乐菜,有的人家还用马儿菜与猪肉馅一起包包子。汪曾祺写过马儿菜,他说他祖母“每于夏天摘肥嫩的马齿苋晾干,过年时作馅包包子。”这种包子应该是素菜

包子。我们这里是马儿菜拌猪肉馅包包子,比素菜包子好吃。好多古代诗人都写到了马儿菜,杜甫《园官送菜》中的“苦苣刺如针,马齿叶亦繁”。陆游《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》中的“马齿新蒲绿,吾爱琼枝干”。周紫芝《撷野蔬示小儿》中的“朝甑饭菟苣,暮鼎羹马齿”。

城里菜场有马儿菜在卖,买马儿菜要挑选嫩的。我买过马儿菜回来凉拌,用开水焯过沥干,浇上酱油、醋、麻油及拍碎的蒜瓣,清爽脆嫩,味道不错,扒一口饭,搽一筷子马儿菜。妻子见我大口吃马儿菜的样子,说我像在吃草。十九世纪美国作家梭罗也吃过马儿菜,他在《瓦尔登湖》里说他“曾经从玉米田里采了一些马齿苋煮熟加盐,吃了一餐,这一餐饭在好些方面使我心满意足”。马儿菜就是野草,叫五行草。现在马儿菜、蒲公英、山芋叶、茄瓜藤都搬上餐桌了,据说吃了能降血脂、降血压,保健身体。

一路走来

力量

□顾永康

“瓜子薄脆,瓜子薄脆……”每天早晨我都能听到货糖担的叫卖声。傍晚,太阳西沉时,还能听到一遍。两分钱一酒盅瓜子,或是两分钱一个薄脆,便宜得很,但是我买不起。每次看到货糖担从门前走过,叫卖声就这样穿过堂屋,拐进南厢房。有节奏且有乐感的声音,每次都会让我失望。每次失望的时候,我都会把头慢慢地、深深地埋进书桌。

三十余年前,一个烈日炎炎的夏日午后,乡里邮递员把大学录取通知书送到家里。村里出了一个被重点大学录取的本科生,左邻右舍前来贺喜。父亲递烟,母亲发糖,姐妹妹妹搬凳子、倒水,门口聚了几十人,通知书就在大家手里传递着,识字的、不识字的,大家都要看一看。大家七嘴八舌地说,开了学,不能把老家忘了。母亲很认真地说:“你不听他们的,考大学,就是走进更广阔的天地。”母亲看到的不是今天,是更远的未来。

后来,有一年春天,我贷款在南京买了一套七十多平方米的房子。搬进了属于自己的家,体会到了安居乐业的含义。父母带着一个家族的祝福来到南京。那天,我特地买了一瓶酒,陪父亲喝了几杯。父子对饮,开怀。突然间,父亲缓缓地放下酒杯说,房子朝向蛮好的,就是小了点,客厅有些暗。母亲听了很不高兴,说:“你懂不懂,这是楼房。”父亲和母亲两个人又互怼了一阵子。我和妻子只管笑,没有办法参与。不知不觉,一瓶酒在父子俩前朝后汉的叙事中解决了。

记得二十多年前,我刚买了一

台车。兴奋的儿子到幼儿园显摆,跟小朋友们说,家里买大汽车了,搞得楼下邻居家的小女孩好多天不到我家玩。两个老人在阜宁老家更为兴奋,硬是找了一个不着边的理由,让我们开着车跑一趟老家。进村的路不平整,坑坑洼洼,但丝毫不影响心情。近乡情更“烈”。我摇下右侧车窗,打开音响,用最高分贝放起了音乐。午饭后,父母围着车子转了好几圈,实在憋不住了,说是要上青沟买东西。妻子很懂两个老人的心思,开着车载着他们,先到母亲的娘家,再到父亲的妹妹家,转了一大圈,最后去了青沟,傍晚时分才到家。父亲说,今天几个亲戚都提到我了;母亲说,大舅妈一直说还是读书人有出息,愣是把我两个表哥和一个表弟骂了一顿。我问到青沟买了啥?母亲两手一摊,我一声大笑。

母亲没读过几天书,但是识得一些字,是一个明事理、顾大局的人。她有三句话常常挂在嘴边,吃亏是福,苦钱苦钱吃苦在前,先苦后甜苦在前甜在后。从少年时代到大学时光,再到上班一族,这三句话一再提醒、警示、教育我。记得刚踏上社会不久,因为穿着很土受到歧视,帮我带孩子的母亲说,不跟人比穿、比吃,要跟人比工作,只要肚里有货,早晚会显出来的。母亲朴实无华的语言赛过任何激励。多少年来,我都是高标准、严要求用心对待每一份工作、每一件事情,从普通群众成为共产党员,母亲就像导师、像灯塔,照着我前进中的每一个步伐。

父亲七十大寿那年,为营造一个良好的祝寿环境,我不仅给父亲

母亲每个人配了一部手机,还按照城里的样式把老屋装修了一遍,网络、厨具、空调、淋浴、太阳能、抽水马桶等生活设施一应俱全,另外特地放了一张全自动麻将机,供父亲及周边老年人娱乐消遣。新环境就是吸引人,家里很热闹。

父母的幸福时光,就这样不经意间流淌着。一年一年,春去秋来,门前的花开了谢,谢了开,春节的灯笼换了一对又一对,唯有那“永康人家”的横批一直红彤彤的。

父亲已走了八年,母亲也走了五年。这些年来,父母常常来到我的梦里,一个又一个场景,让我倍感父亲的慈祥、母亲的温暖:那是余晖下,我坐在船头,大声地唱着淮剧,父亲奋力地撑着把船划向社场;那是清晨里,我跟母亲一起点豆子,母亲每踩一个豆眼,我就放几粒豆子;那是河堤上,父亲双肩搭紧车裤吃力地从河底向堤上攀爬的场景;那是灶台旁,母亲在锅上贴饼的样子;那是灯光下,我面对一张张试卷不停演算着数理化剪影……

是酸是甜是苦是辣,亦嬉亦笑亦怒亦骂,皆是力量。唯有北厢房那只大木箱,依旧散发着母亲的气息;那条父亲当年驶过的水泥船,安静、忠诚地停靠在河边的码头;还有父母留下来的那两枚戒指,静静地躺在抽屉里,给这个家以无声的祝福与力量。

